

# 世界文學名著

## 托爾斯泰自白

托爾斯泰著  
徐百齊 丘瑾璋譯

A CONFESSION

By  
LEO TOLSTOY

Translated by  
P. Z. HSÜ and C. C. CHIU

世界文學名著

托爾斯泰自白

劍青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

85140

世界文學名著 托爾斯泰自白一冊

A Confession

每冊定價大洋叁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原著者 Leo Tolstoy

譯述者 徐百璜 齊

發行人 王雲五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40296

未

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第一〇八號審查證

標

# 托爾斯泰自白

## 小引

高爾基 (Maxim Gorky) 說：「世上配稱爲天才的人，沒有一個比他托爾斯泰更適合的了。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沒有比他更複雜更矛盾更偉大的人——是的，我說他偉大，是帶着特別的意義的，廣大無邊，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偉大，他有些地方，簡直要使我對無論何人都大聲叫着：「是何等奇異的一個活在這世上的人呀！」

亨利詹姆士 (Henry James) 說：「研究托爾斯泰——那偉大的生命——對於我們每個人是件大事，是件莊嚴的事。」

克魯泡特金 (Kropotkin) 說：「他無所顧忌地說出現今所有最迫切的道德方面的問題，說

得異常深刻動人，無論誰讀了他的任何一種著作都不能忘記那些問題，或把那些問題擱置，而必然覺得要去想個法子解決。所以托爾斯泰的影響，不是幾年幾十年的事，而是很久遠的啊！

本書英譯本譯者孟特（Aylmer Mande）說：「懺悔錄（A Confession）是托爾斯泰自傳的作品中之最重要的，足與白來最有名的懺悔錄比擬；但裏面的考慮，很快便轉為不只是他個己的生命，而是我們——在世上只有短促的生命，終為不可倖免的死亡結束的我們——全體的生命」依這幾個人所說的話看來，本書的漢譯，不是件無意義的事吧。

二十三年十一月譯者於上海

一

我是受基督正教 (Orthodox Christian, 按即當時俄國國教，以君士坦丁堡之教長爲教長的) 洗禮並育成的。我自幼年歷經少年、青年，都受那教的訓誨。但當我十八歲讀完大學第二級課程時，我便不再相信我從前所受教的任何事物了。

憑些記憶推斷起來，我從沒有認真信仰過，只是信賴我以前所受教的，和周圍的成年人所宣傳的而已；可是那信賴也很不穩固。

我記得在我十一歲之前，有個兒童，方言學堂的學生，名叫米柳丁 (Vladimir Milyutin) 的（早已逝世了），有一禮拜天來訪我，聲言該校有件最新奇的發現，那是說：實際上沒有什麼上帝，人們對我們說的上帝怎樣怎樣都不過是他們的捏造而已。（時在一八三八年。）我記得我的兄長們對這消息起了怎樣的興趣。他們叫我到他們那邊去會談，那時我們都很興奮，共認這消息是

很有趣的，完全可能的事。

我又記得當我的哥哥得米突利 (Timity) (在大學裏讀書的時候) 忽然憑他天然的感情衝動，虔奉宗教，參加禮拜，領受齋戒，過純粹道德的生活時，那時我們——甚至其他兄弟——都不住地嘲笑他，並且不知因何理由，我們叫他爲「諾亞」(Noah，爲希伯來人之族長)。我記得，喀省大學 (Kazan University) 的主監辛普希金 (Simpichin) 有一次請我們到他家裏去跳舞，並用諛語勸我的哥哥赴會。(他那時不願) 說是雖大衛 (David) 也會在約櫃 (Ark) 下，按卽藏聖約之櫃 (前跳舞，我很同情於這些兄長們開的玩笑，並由是得一結論，以爲我們雖須知道教理問答，參加禮拜，但也不能把這些事看得太認真。我還記得，少時讀伏爾泰 (Voltaire) 的書，他的嘲諷不會使我驚惡，反而使我深感愉悅。

我喪失信仰，這在愛我們這樣教育程度的人們，是很平常的事。我想這事大多數是這樣發生的：人們生活所依的原則，不特與教義沒有相同的地方，通常且與之相反。教義在人生上沒有什麼作用，在交際上，沒有什麼用處，在個人生活上，也沒有什麼關係。一般人認教義與人生不相關連，如

果有時遇着它，亦不過當作不與人生聯繫的外界現象而已。

我們不能憑個人的生活與行爲去判定他是否爲信仰者，從前是這樣，現在也是這樣。如果有一個人當衆承認他信仰正教，另有一個人則當衆否認，這一個區別不能據謂前者優於後者。現在和從前一樣，那些當衆承認信仰正教的人大概都是那些愚鈍，殘忍，和自視甚高的人能幹，誠實可靠，良好性情道德行爲等，反較常見於不信仰的人們中。

現在學校教授教理答問，令學生赴禮拜，政府人員必須提出進教的憑證。但我們這輩人中也有受完了教育不在政府機關中供職的人，即在現在仍能（從前更易做到）生活了一二十年還沒有憶起他正和基督教徒在一塊生活，而他自己是基督正教會會員的。

所以，現在和從前一樣，依囑託而被接受並依外力而能支持教義的，在和它衝突的人生智識和經驗的影響之下，漸次消失了。人們往往自以爲幼時所受的教義尚保持完全，實則已沒有片影遺留了。

甲若是個聰明誠實的人，有一天告訴我他怎樣停止其信仰的故事。他說，他二十六歲時，有一



次出去打獵，在一個預備過夜的地方，依照幼年以來的習慣，跪下作晚禱。和他同伴打獵的哥哥，臥在草上，望著他。當他禱告完畢正要歇息時，他的哥哥問他：「啊，你還幹那個嗎？」

他們沒有再談什麼。但從那天起，甲君便不再祈禱或進教堂。他不曾祈禱，也不會接受聖餐或進教堂，於今已有三十年了。這不是因為他了解了他的哥哥的信心，而同意於他，也不是因為他心裏有了什麼決定，只不過是因為他的哥哥的話好像一指的推力，加於原來將倒的牆上罷了。那話不過指明他自以為有着信仰，實際早已空無所有，故祈禱時的禱詞，跪拜以及作十字號等都成為完全無意義的行爲了。他知道了那些行爲並無意義，他就不能再繼續做了。

我想不問從前或現在，大多數人也是這樣。但我說的是和我們受同等教育的，誠實自待的人，而不是那些以宣告信仰去達到世俗目的的人。（這種人是最無信仰的人，因為如果信仰是他們用以達到世俗目的的方法，那便斷然不是信仰了。）和我們受同等教育的人都是讓知識與人生之光把人爲的結構（指宗教）消去的；或是已注意於此而把它肅清了，或是迄未注意於此。

我消去幼時所受的教義，和他人同，所不同的，是我從十五歲起，便開始讀哲學的著作，我去棄

教義，很早便是出於自覺的。從十六歲起，我便憑我自己的意志而停止祈禱，進教堂，或齋戒。我不再信仰幼時所受的教，但我另有所信仰。至於那時我信仰什麼，我卻完全說不出。我相信有個上帝，或者應說，我不否認上帝；但我說不出是那種上帝。我也不否認基督及其教義，但他的教義是什麼，我也一向說不出。

我現在明白我，那時的信仰，唯一真正的信仰（這信仰不假助於我的本能而給我生命以動力的）便是信仰「完成自我」。但所謂「完成」是什麼，其目的是什麼，我又說不出。我力求心智方面的完成，於是致力研究我所能研究的一切，所遇着的一切。我力求意志方面的完成，因定出規律，勉力遵守；我力求身體方面的完成，因用各種運動以鍛鍊我的體力與活力，並以各種困苦以養成堅忍心和耐勞心。這些都是我認為所以求完成的。不用說，最初是求道德的完成；但不久即為求一般的完成：求好些，不僅要由自己的或上帝的眼光看來好些，且要從別人的眼光看來亦好些。不久，這種努力又變為求比別人強些；要比他人有名，比他人更重要，更富有。

二

他日我要敘述我青年十載間動人的，發人猛省的生命史。我想好些人都有過同樣的經驗。我全心想學好；但我那時年輕，熱情，孤獨，全然孤獨。每當我表示至誠至善的願望時，便遭受輕蔑和嘲笑。但當我屈服於齷齪的情慾時，便受到讚美和鼓勵。

野心，好權力，貪心，好浮驕，傲，憤怒，仇恨等都受推重。

我屈服於這些情慾，變為成年人那樣，並覺得他們在稱讚我。同住的伯母，是個最純潔的人，也時常說她最希望於我的，是和結了婚的女人往來。「成全青年人，無過於與受好教育的婦人親近。」

(Rien ne forme un jeune homme comme un liaison a vec une femme comme il faut)

她又希望我得到的幸福是：我做個副官，如果可能的話，做個皇帝的副官。但她希望我得到的最大幸福是：和一個很富有的女人結婚，而能保有很多的農奴。

回憶當年的事，不禁驚慄、厭恨，和頭痛。我曾殺人於戰場，激人決鬥，以犧牲其性命我會賭牌輸錢，榨取農民的勞力，判處農民以罪罰，生活放蕩，誘惑他人，欺騙，搶劫，各種不義行爲，酗酒，強暴，殺人——沒有一種罪惡我不曾犯過，而人們反因此讚美我的行爲，當世的人還認我是比較有道德的人呢。

如此過了十年。

那時，我由於虛榮，貪心，與驕傲，開始寫作。我在寫作方面的行爲亦如在生活方面的一樣。我寫作的目的只是求名求利，自須揚惡隱善。實際上，我是這樣做的。在我的作品裏，我是如何地常常假託不關心，甚至開玩笑的方法，以求隱藏我的使我生命有意義的向善努力啊！但我竟在這方面成功，且受到讚許了。

我在二十七歲那年，戰事結束之後，回到彼得斯堡，遇見好些作家，他們以作家同人待我，捧我。那時，我還沒有時間觀察我周圍的實況，我已採取了我參與的作家之羣對於人生的看法了；那種看法把我從前的向善的努力完全消滅，並演成一種理論替我放蕩的生活辯護。

那些作家朋友的人生看法是這樣的：人生大都是向上進展的，在這種進展中，我們思想界佔着重要的地位；而在思想界中，我們藝術家和詩人又有最大的勢力。我們的職司是教導人類。倘有問：我們知道什麼和教導什麼？則答：這不須知道，藝術家和詩人是於不知不覺中教導人的。我被認為一個可欽佩的藝術家和詩人，故我採這種見解是很自然的。我一個藝術家和詩人寫作且教人，而自己莫明其妙。我因此得到金錢的報酬；有美滿的飲食，居住，女人，和交際。我獲得盛名，這表示我教的很好。

我們相信詩是有意義的，生命是進展的，這種信仰，成爲一種宗教，而我是宣教師之一。做這種宣教師是快樂而有利的。我信仰它，經好些時候，而毫不懷疑。但到了次年，特別是第三年，我對這宗教的正確性，便開始懷疑，並加以審察了。我所以懷疑，第一個原因是：我漸漸知道這些宣教師的意見並不是一致的，有些說：我們是最良的，最有用的教師；我們所教的是需要的，別人所教的是謬誤的。有些說：不對！我們才是真正的教師，你們都教錯了彼此爭論吵嘴，辱罵，欺騙，作弄還有許多宣教師則不問誰是誰非，只求利用別的宣教師的活動，以滿足其貪慾。凡此種種迫得我去懷疑我們的

信條的正確性。

再則，我既開始懷疑這些作家的信條的正確性，也就開始加意觀察那些宣教者的行爲，結果使我相信幾乎所有那些宣教者，都是沒有道德的，大多數是具卑鄙的性情，比我從前在放蕩的軍隊的生活中所遇的還要卑鄙得多。但他們自信自滿，如同很神聖的人或不知神聖爲何的人一樣。他們反對我，我也反對我自己，知道那種信仰只是個欺騙。

但說來奇怪，我雖然明瞭那是欺騙，並把它棄絕，但我並不棄絕那般人給我的身分：藝術家，詩人，教師的身分。我率直地意想我是個詩人，藝術家，能教導他人而不自知教的是什麼。我這樣混過去。

和那般人往來，我學了一種新的惡習，異常的高傲，狂妄的自信，以爲教人，不必知道教的什麼，是我的職務。

回想那時，我和那些人（雖然今日像他們的也無數）的心情，是件可悲可怕，而又可笑的事，牠引起的情緒正和一個人在瘋人院中所感覺的相同。

那時我們都深信我們要發言，寫作，出版，愈快愈好，愈多愈好，以爲這是人道上所必要的。我們成千的人互相辯駁，辱罵，大家寫作，出版——教導他人。我們不注意於自己的毫無所知，對於最簡單的人生問題：什麼是善和什麼是惡？我們也不知怎樣解答，然而我們同時談論，不聽別人的話，有時互相捧場，有時互相仇視——正如在瘋人院中一樣。

成千成萬的工人日夜不息地盡力排印，字數不可勝計的著作，再由郵局傳遞全國。但我們還是繼續教人，覺得時間不夠，且常常埋怨人們沒有給我們充分的注意。

那真是怪事。但現在想來，也是很可瞭解的。我們正真關心的是求儘量博得名譽和金錢。要達到這目的，只有著書撰文一途。我們便這樣做。但爲了做這種無謂的工作，並確信自己爲重要的人物，我們需要一個辯護我們的行爲的理論。我們因此發明這種理論：「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。凡是存在的都是進展的。進展是靠文化的。文化的進展是以書報銷行爲標準的。我們受到金錢報酬和尊敬，因爲我們是著書撰文，所以我們是最有用的，也是最優秀的人。」如果我們著作界中意見都能一致，這種理論，也許很可混過。無奈這人所發表的思想，常和那人所發表的思想正相反對，於

是迫得我們該去反省，但是我們那時不明這點，人們以金錢報酬我們和我們一氣的人稱讚我們，我們便各自以為得到公正的待遇。

現在我明白這正像在瘋人院中，但那時我對此只是微微地懷疑，正如瘋人只說人們都是瘋人，惟我除外。



## 三

我在這種狂妄的生活中胡混又過了六年，直至結婚爲止。我在這時期中出國，到了歐洲，和領袖的及有學問的歐洲人（按俄人常不自稱爲歐洲人）往來，愈使我信仰完成自我的追求，因爲我發覺他們亦有同樣的信仰。我心目中的信仰，如同那時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人所設想的一樣，這是以「進步」這字來表示的。那時我覺得這字有些意義，但是，因爲我（如同每個活着的人一樣）受着「我怎樣生活纔最好」一問題的窘迫，我還不明瞭我的回答「生活須與進步相一致」，只是像一個船上的人，受着風浪的打擊，對於「駛向那裏」這主要的唯一的問題，只答以「我們要到一个地方」而已。

我那時還沒有注意到這點，只是偶然——非由於理性，而由於本能——反抗這種那時很流行，而爲人們用以掩飾其對於人生缺乏了解的迷信……例如，當我居留巴黎時，日見一次執行死